



1983

湖北短篇小說年刊

· 1983 ·



湖北短篇小说年刊

湖北短篇小说年刊

(1983)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、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125印张 5插页 266,000字

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8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353 定价：1.25元

目 录

抢劫即将发生.....	楚 良 (1)
安树和他的诗友们.....	方 方 (26)
鹅湖水妹子.....	叶明山 (44)
死去的和活着的	
——H县采访日记剪辑.....	张 波 (59)
净 化.....	胡大楚 (82)
货场趣闻.....	王大鹏 (99)
写在雪地上的悼词.....	蒋 杏 (109)
在失去森林的山岗上.....	李叔德 (125)
襄河一片月.....	周元镐 (141)
不惑之年.....	李传铎 (168)
好一只“出头鸟”.....	王建琳 (182)
此香悠悠.....	陈 龄 (195)
风起于青萍之末.....	刘心明 (215)
父女之间.....	徐业安 (233)
烦 恼.....	羊 肇 (242)
再过九小时十八分钟.....	钱五一 (264)
因为她不爱甜食.....	汪 洋 (273)
苦竹叶青青.....	王成启 (285)
亭亭木兰花.....	吕运斌 (301)

门前那条小路.....	叶 梅(318)
我长大了.....	石 川(329)
一个复杂的故事.....	绍 六(340)
超车者.....	彭 城(342)
一束秋菊.....	周翼南(345)
“上帝”犯了错误.....	董宏猷(348)
新兵蛋子.....	张 为(351)

抢劫即将发生……

楚 良

无意的窃听

“我屋里的不知怎么还没有死回来。”

“嘻，想得不好过罗！格格！”

“哪个象你，一天没男人象狗咬疯了一样。”

“嘻嘻，究竟哪个疯了？看你……”

公路一侧，有个小厕所，供过往行人方便。三分之二属男，三分之一归女。天下的厕所好象都是这么分配，虽不公平，但也没人异议，似乎天经地义，本该如此。而且农村的公共厕所，只讲隔形，不求隔音，男女之间，就隔着那么一堵不到顶的破矮墙。

余维汉刚刚就位于男子的领域，便听到了隔墙那个王国里飘来的戏谑声。他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。

“说正经的，真急死人，他们准备抢肥。”

“什么？抢么肥？”

“尿素呗，你家有？”

“唉，别提了。双晚要返青，捏着螃蟹等火烧哩！我男人急得围着田埂转啦！昨天花了两块钱买车票，到城里去会一个什么表叔子找门路，人家说去迟了，没法子。鬼晓得是不是推脱？平日无来往，三斤香油淋不透哟。唉，真急死人哟，有权的有肥，没权的搓手背，有肥的青了，无肥的黄了，看着人家

当官的增产，哼！”

“我家对门就是供销社的仓库。那些个婊子养的，把化肥用麻袋套装着，用自行车往外驮，生怕人看见了，跟生私娃一样，哄得过老娘的眼睛！”

“要是我，哼，跑进去背一袋！”

“他驮合法，你背犯法。”

余维汉不知什么时候放开了耳朵，而且仔细地窃听起来。

“都轰进去，将钱买货，犯什么法！”

“象守丧似的看着门，你轰得进去？这一百袋尿素是从我们大队计划中抠出来的。号子兄弟找他们把话挑明了：谁有本事来调这一百袋尿素，天王老子的，照抢！”

“对！抢他娘个精光，叫他开不成后门！”

“你看，我男人不在家……急坏人。我跟你透个风，别外漏，明天，叫你男人上我家来候着，帮我抢一袋。”

“哎呀！你真好。一定。”

“鬼叫我们小时是朋友。别漏风，赵号子上午到公社去了，事情总不会出这两天，说不定今日……”

“我马上叫他来。来了，你可别……格格！”

“谁稀罕你的！”一声巴掌响。

两个妇女一出厕所，见一辆自行车放在男的那边。她们做了个鬼脸，吐了吐舌头：“短命的，么时候拱进去的？”

“看看是谁。”

“别怕，多半是过路的，只要不是干部，怕个屁。”

……

“难道马家口一队的赵号子在预谋抢劫马家口分销店库存的八吨尿素？”这是余维汉的第一个判断。“这可不是儿戏呀，这是犯罪行为。”

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压迫着他。两个妇女看错了，他不

是路人，是本公社新提拔的副书记，而且正好是来摸双晚返青缺肥情况的。他走出厕所，跨上车，追上那两个年轻妇女。以问路为借口，证实了她们是马家口人。

“没什么，我说是过路的吧。”

“多标致的男人，文质彬彬的。骂人家短命。”

“哟！瞧中他了。好，上天保佑他，长命百岁！”

“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”车后传来调笑声。

余维汉没心理会两个妇女的玩笑，一蹬车朝前去了。怎么办？向党委汇报去？可这十足是道听途说啊——两个女人在厕所里的私房话。一个堂堂的汉子，这且不论，一个新提拔的党委副书记，这也不说，一个有知识教养的大学生——从一个厕所里偷听到一个重要“情报”，拿到党委会的桌上去？它的可信程度有多大？不可造次。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见祸绕道走，明天同他人一起去谈论关于这场抢劫案的新闻？呸！卑劣！良心何在？党性何在？”为人的良知支配着他，党员的责任感支配着他，他要证实自己的第一个判断，时间不允许他犹豫。他自觉进入了起跑线，与他争时间、斗智力的是他熟悉的对手——一个敢说敢为的莽撞青年农民赵号子。他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证实并制止这场由赵号子为首的聚众哄抢。不然就是渎职，一个共产党员的渎职——虽然只有上帝才会揭发他。

他一向相信自己敏感的触角，但他决不缩进那自卫的螺壳中去做一只可怜的蜗牛。

“给你分了三袋”

余维汉飞快地蹬车进了顺路的黄家管理区的院子。别人的迎迓来不及一顾，直奔电话室。他要向公社询问那一百袋化肥的处理意见。

公社党委秘书接了电话：“哎呀，余书记，原来你在黄家口，

叫我到处挂电话好找哇。”

“我请问，马家口分销店库存的八吨化肥是否有了处理意见？”他劈头就问。

“我找你就是为这事。基本上处理妥当了。”

“说吧，我急需知道。”

“给你分了三袋，够吗？不够还可以调剂一袋，这是我本子上仅有的机动——对新干部嘛！”

“分三袋给我？！”他一惊，“我‘肥’什么？‘肥’办公桌？难道新干部上台首先就得‘肥’？你把话说清楚，我的老秘书。”

“哎呀，小余——”这位几朝元老的秘书老得离退休只有三个月了。两个月以前，他是余维汉的上级，形势变得真快呀，连口也改不过来。“我说，小余呀，书记同志，话哪能这么说？你是双职工，没有责任田，你哥未必不找你？好，就说杜绝不正之风，那你们书记蹲点住队，东家开口要一袋，你总不能摇头吧？他增产，你增光嘛。组织上考虑得还是周到的。”

“反正我不要。”

“这是党委集体的意见，可不是我乔太守乱点鸳鸯谱。半边户的干部，家里有田……”

“双职工不能给！”

“没家有属嘛，当干部的又不是和尚。干部之间也有个团结问题嘛。”

“平分秋色就是维护团结？我再次声明：不要！”

“那么，你当书记的带了这个头，叫一般干部……”他故意含糊其词，但那貌似轻松的语调却咄咄逼人。

“别扯这个，分配方案怎么定的？前天不是没扯好么？”

“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嘛。小余书记同志，时间不等人哪！王书记昨天到县里开紧急会去了，今天不知能不能回。上午，张主任提了个方案，在家的党委委员一致赞成。碰巧你也下

队，没来得及征求你的意见。我想你也一定会赞同大多数同志的意见的，我们同张主任共事多年……老部下，老上级嘛，嘿嘿！”

“什么意见？”余维汉迫不及待，老秘书慢慢腾腾。

“简单说三个‘一点’：党委蹲点队上给一点，正大光明；凡半边户的干部分一点，这也通得过。有差别要承认嘛，不承认就不是唯物主义者。群众也是通情达理的，干部整天为群众办事，哪有空积肥呢；第三嘛，特殊情况解决一点。”

余维汉一时也难以否认这个方案，但他深感不安。这方案象一根表层用石棉线裹着的导火索，只要有人用火星一点，它便会“咝咝”响着向爆炸物逼近。尤其是“特殊情况”——他估计着会有几种形式。一琢磨便越想越多，这“特殊”多得可以包罗万象！这个词深奥得叫人摸不着边际，又肤浅得任何人都能理解——时代赋予了它新的内涵。

这一百袋化肥可能是一场潜伏的危机！直觉这样告诉余维汉。他无暇仔细思索了。“你见到马家口的赵号子来过公社吗？”

“来过。那捣蛋鬼公开找张主任‘敲后门’，嬉皮笑脸的，被我哄到街上灌酒去了。至于那一百袋尿素，张主任昨天就下令上了封条，没有党委的批条，谁也不许动一袋。”

“赵号子有闹事的企图没有？”

“哎呀，我的小余呀，你再不是管十来个人的农技站长了，要有点气魄嘛。怕什么？这两年没见风浪，冒出一二来，让有些人清醒清醒有什么不好？你愁什么？班房空着哩。光讲好话算什么干部？这两年阶级斗争少了，干部威信也低了。嘿嘿，反正我们快交班啦，看你们的罗。”

余维汉敢亮出隔墙飞来的“情报”么？那样做，说不定会得到一场奚落。男子汉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在未得出最后判断前摊牌。这真象有件东西在胸间撩拨着那样叫人难受。同时，他

的心更沉重了，因为他的判断得到了初步的证实。

赵号子确实在打听调运化肥的情报。不是秘书哄走了他，而是他哄过了秘书。他必须加快与赵号子竞跑的速度。回公社已来不及了，余维汉蹬车直奔马家口。

化 肥 会 议

车轮向前飞奔，余维汉的思绪却回到三天前的公社党委会上。

“为什么会出现化肥紧张的局面呢？原因一是上旬暴雨冲毁了一段铁路，有货运不进来；再是农民分了田，渴望增产，化肥用量增大……”这是公社一把手王书记向大家讲的情况。会上他提出研究解决化肥短缺的对策。这是一个党委扩大会，供销社主任特邀列席。

“化肥仓库空了，大约二十天内没指望进货。据县供销社说，全县情况差不多。”供销社主任叫穷了。他精明得很，会议扩大到他，无非是找他“挖潜”，闹得不好，这会，就以他为中心。

“二十天没指望，有指望也晚了。双晚必须在一周内施催苗返青肥。”余维汉心情焦急：“昨天，我发现几户见秧苗不返青，把碳铵往田里乱撒，这是我们技术干部的失职。按照要求，这当口施尿素效果最佳，因为它的含量……”他讲起了一般的农技常识。说着说着，陡然，他意识到在座的人用静听来表示轻慢，立即刹住话头。他明白了，这里是在研究政策问题，不需要懂得那么多科技知识。现阶段人们解决问题还受着“权”的支配，而暂时不接受知识的统治。余维汉作为知识分子被推上领导岗位，但鼓励他把知识用于治理社会的人还不多，多是恭喜他交了好运。想到那些曾经叫他浑身上下火烧火燎的俗不可耐的恭维，此时他却感到这会场上有一股莫名的寒冷。他语无伦

次地用几句废话收场。参加这种务实会议，他还是第一次啊。人家会不会对他产生“好能”“冒尖”之嫌呢？

会议冷场两分钟，作为对他的回答。

“我不信，昨天我就见有人用自行车驮尿素，据说，县里的条子飞到公社来了。”一个党委委员瞪着供销社主任说，象是抓到了什么把柄。

“这也有可能，比如，外贸单位也有尿素，而且是进口货。当然，有的供销社也留了点存货，以应万一……”

“你手上有没有应急货？”王书记追问。

“呃——有，有一点，上批没处理完的。”他故作尴尬，其实心里踏实得很。此刻，要真的没有这点“余地”，那是难过关的。除了“一把手”老王和“五把手”小余之外，在座的诸位他都深知其脾胃。老王是去年从外地调进的，小余是刚从基层调上的。其余都是土生土长，老兵老将。

“多少？”有人禁不住问。

“八吨，一百袋，太少了。”他假意哭笑不得，心里暗忖：“拿这个数，洒到一个公社，做胡椒也没辣味，但解决在座各位的特殊情况，足足有余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二把手，公社管委会主任兼第一副书记老张迫切地问，人们的眼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他——多年来在这块土地上敲定音锤的人，从翻身户提上来的老干部。

“马家口分销店！”有人答。

这从地缝里冒出来的一百袋尿素，象一罐稀硫酸倒在一堆混杂的金属上，引起程度不同的反应：惊喜、庆幸、为难、纳闷。在座的各有心计，又相互审视。供销社主任端坐一隅，吐着烟圈儿，脸上显出一种微妙的玩弄他人的快意。

余维汉鄙夷地瞅了他一眼。

张主任紧锁的眉头动了一下，仅只一瞬间，他把在场的领

导成员的脸孔掠览了一遍。只有一个人的眼光与他正面碰击了一下又迅速回避了。这就是余维汉，一个与他权力平等，但尚不知如何使用这种权力的新书记。

这一百袋尿素怎么分配？谁都明白，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。

会场沉默了。大家一心抽烟，烟雾缭绕的会场，增添了几分神秘感。人们从烟雾中窥视他人的神情，寻找恰当的措词为自己铺垫。

张主任一副老成持重的神态。他再次瞥了余维汉一眼，对这个数星期前仍不被人赏识的下级，一把手点名提拔时，他曾表示了异议。而今天他却不可抗拒地坐到与自己同等的地位上，大有取而代之之势。会不会从这一百袋尿素开始，吹响争权的号角呢？虽然自己实力雄厚，但毕竟先天不足啊。余维汉三十岁，农大专科毕业，实际工作好几年，有成果。这无疑是不能匹敌的。

余维汉虽一向处事果断，但在这特殊的场合，他不得不三思而行。二十天前，他们全是自己的上级呀。这个会就因为有了他才神秘起来。

要在以往，有人自然会照张主任的眼色，提一个合他口味的建议，他略略一笑，表示欣赏，马上就有第二个表示赞同，快近半数，他便表态。个别人有意见，见大势已去，落得做个顺水人情。最后口径一致，一把手老王也只得就范，可如今有了余维汉。

会议的微妙早已超出了一百袋尿素分配的范围和意义。

沉默。人们发明了用沉默来表示否决的方式。余维汉还没有深得其奥妙。

他耐不住沉默：“这一百袋给农科队算了。”他觉得自己的意见也不太理想，但不能让这颗卡膛的子弹卡着会议，还要讨论

其他问题哩。

大家向他投来嘲弄的目光。

“小余的意见怎么样？”王书记征求说。

沉默，抽烟，两分钟。人们注视张主任。

“农科大队上次分配不是优先照顾百分之五么？”张主任看着自己的烟头说，好象在反诘它。

“他们不是独养子，不能老吃偏食。”人们起哄。

余维汉的意见很快被否决，但谁也不肯提出新方案。余维汉还想发言，坐在旁边的老秘书用手轻轻地按住了他，投去关照的友好的目光。

这一百袋尿素暂时被搁了下来。王书记决定会后再征求各方面意见，作些调查，暂时冻结。

第二天余维汉下了乡，昨天王书记上了县，今天方案却突然作出。难道某些人在背后达成了什么协议？余维汉的额头沁出了汗珠。

这个协议将导致一场灾难。他坚信自己的判断。

车 已 发 出

导火索在“嘶—嘶—”地燃烧，公路却在无形地延长。八里路漫长得叫人无法忍受。偏偏祸不单行，自行车又发生了故障，余维汉被迫推车步行。公路拐弯处正好有一辆“手扶”停在路中间修理。车旁站着一个中年汉子在骂年轻的司机：“小杂种，出车时，老子叫你检查一下，你说没问题，去迟了归你负责。他们当官的怕得罪人，往往一个女儿许三家。抢尿素象抢他娘的新姑娘，到手才是财哩。”

“二叔你放心，张主任开的金口，你这一吨，蚊子也不敢咬缺一只角的。去迟了，只不过少要书记娘子招待一餐。他敢得罪你？他家两千多斤口粮，还有猪、鱼、蛋，靠你这个供给部

长哩，嘿嘿。”

“小师傅，借把起子用一下。”余维汉过去接工具，搭腔说，“装尿素去的？”

“哼。”被称做二叔的人傲慢地回答。

“上哪装？”

“公社大院里去拖呗。”

“公社大院哪来化肥？”

“你这人连这也不懂——有权的地方，什么都有。”他摆出一副训诲人的样子。

“你们分了多少？”他是什么特殊关系呢？党委的蹲点队没这个人。他疑惑。

“一吨。”回答得自豪。

“有指标的？”

“算指标也可以。张主任刚才来电话通知‘立即去装。’管他什么‘标’。”

“你们是郭河大队的吧？”

“哼！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张主任在你们那里办‘点’哩，能不知？”

“哈哈，别笑话我们，伙计。什么‘点’，不过是田多一点，叫主任看中了，要三亩做口粮基地。他失悔不该讨个农村老婆啊。你以为我拍他的马屁？去你的，你给我柴油、化肥、电，我照样帮你种两亩。”

“人家张主任也不是白拿。栽秧割谷，带着夫人下乡搞几天。肉呀，酒呀，请人帮工呢。这人够交情，平易近人。”年轻人插嘴说。

“哼！交情？你懂个屁。他明天下台，咱后天断交。他清我也淡了，哈哈。”

啊！原来是这样。

实行生产责任制后，农村中某些干部家属的生活着实发生了困难。严密的户籍网挂不住那软体无鳞的鱼，她们便在夫权所辖范围内进行无籍迁徙。社办企业是收容干属的橡皮口袋，机关也成了家属院。

她们甩掉那对国家负有责任的田，实行“遥控耕种”。“一个变革时期以变应变的新花样，寄生在权力之下的新的生活方式。”余维汉一进党委会就有了这个新发现。但他没有反对，只在思考。复杂啊！你自己有一张硬纸壳的商品粮卡，干吗还去敲碎别人的饭碗？张主任的做法得到了广泛的同情、效仿。他们认为这是逼出来的一条路。他们留恋过去，也“创造”着现在。

余维汉是双职工，他要捣毁那可怜的“防空洞”会遭致什么是再明白不过了。然而，矛盾总是回避不了的。在这一百袋化肥上免不了要正面交锋了。

他必须马上赶到马家口。据“二叔”透露，公社从马家口调运尿素的汽车已经发出。这又一次证实了他的判断。他此去是维护谁的利益，破坏谁的利益呢？时间不允许他思考，他必须抢在赵号子的前头。

偶 遇

在离马家口不到半里路的地方，后面飞也似地驰来一辆单车。车上的小伙子，大块头，红背心，平头光着，浑身上下直冒汗油。

来人刚要超车，余维汉惊喜地叫住了他：“号子！”

小伙子急刹车，和余维汉并行。他的面部表情转瞬间发生着极快的变化：惊讶，疑窦，揣测，鄙夷。

“余站——喔——余书记，是您呀？”他有意捉弄。

“从哪来？”

“背着太阳走，从西到东。”他一看表，一点了，“您下来视察？升官了，管全面。”油腔滑调。

“你别跟我来这一套。你从公社来？”

“不错，大方向正确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搞点尿素呗。”他直言不讳。

“没搞到吧？”

“搞得到吗？”

“这些时，化肥紧张，供销社缺货，指标也不宽，交通也——”

“好了好了，余书记，请免了。我不听政治课。务实不务虚吧，咱们同你到海南岛育种一年，交情不错，划个条子，一两袋也行。”

“没货啊，再说我——”

“我全晓得，你别狗子长角——装羊，马家口仓库有一百袋。”

“要待党委决定，我不能擅自处理。”

“你有三袋名份，让我一袋吧，反正你又不种田，商品粮靠我们供给哩。”

“谁说我有三袋？”

“啊——哈哈——”赵号子大笑不止，“别诓我了。”他一口气说出了那一百袋的分配情况。赵号子这种脚色，同学、朋友不少，消息蛮灵通。

“照你这么说，调运的车已经来罗？”

“别装蒜，你还不知道？不过我们可不答应！”

“你要怎么办？”他当然不能这样问：你企图聚众哄抢？无凭无据，岂不是诬陷。

“噤——”赵号子的前轮有意地一碰余维汉的后轮。余维汉